

Travelling to Infinity

我和霍金的生活

[英] 简·霍金 (Jane Hawking) 著 张敬 王翰民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霍金和他妻子的25年生活
奥斯卡奖/金球奖电影《万物理论》原著

史蒂芬·霍金的精神世界如果有11个维度，作为他的首任妻子，简·霍金会用11个维度的爱将他包容。

——《星期日泰晤士报》

电影《万物理论》据本书改编

我和霍金的生活

Travelling to Infinity

〔英〕简·霍金 (Jane Hawking) 著

张敬 王翰民 译

史蒂芬的知识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简的爱改变了史蒂芬的世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ravelling to Infinity: 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By Jane Hawking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ma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5)第0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霍金的生活 / (英) 简·霍金著 ; 张敬, 王翰
民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8. 4
书名原文: Travelling to Infinity
ISBN 978-7-229-12761-9

I. ①我… II. ①简…②张…③王… III. ①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 1942—) — 传记 IV. ①K835.61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1444号

我和霍金的生活

Travelling to Infinity

(英) 简·霍金 (Jane Hawking) 著
张敬 王翰民 译

责任编辑: 连果

责任校对: 刘小燕

书籍设计: 博引传媒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2.75 插页: 12 字数: 400千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761-9

定价: 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评语

Advance Praise for Travelling to Infinity

史蒂芬·霍金的精神世界如果有十一个维度，作为他的首任妻子，简·霍金会用十一个维度的爱将他包容。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当一场婚姻破裂时，时间该怎样定义？将自己一生奉献其中的女主人公又该如何抉择？简·霍金的小宇宙中既有失落，也有热爱。

——《卫报》（*The Guardian*）

一个温馨感人的故事。

——《泰晤士报》（*The Times*）

简对自己前夫的描述温柔、独到且充满尊敬。

——《星期日快报》（*Sunday Herald*）

简·霍金的书中描写了自己在史蒂芬万众瞩目的生活中充当支柱作用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该书更像是来自世人不曾看到的暗处的呐喊。

——《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

简·霍金令人神伤的真实叙述能立刻抓住读者的注意。

——《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

尽管简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这不是一本满腹牢骚的书。史蒂芬对抗病魔的精神固然英勇可嘉，而简在史蒂芬日益增加的悉心照顾与对三个孩子的关爱中追求平衡的不懈努力也一样伟大。

——《星期日独立报》（*Sunday Independent*）

简对自己最后几年痛苦煎熬的婚姻生活进行了直白、具体的描写。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For my family

献给我的家人

La parole humaine est comme un chaudron fêlé où nous
battons des
mélodies à faire danser les ours quand on voudrait attendrir
les étoiles.

—— Gustave Flaubert

human expression is like a cracked kettle on which we beat
out music for bears to dance to, when really we long to move the
stars to pity.

—— Gustave Flaubert

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
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目录

Contents

Part One

第一部分

1	飞翼	2
2	舞台	8
3	水晶马车	14
4	隐藏的真相	19
5	不确定的原则	23
6	背景	29
7	美好的信念	36
8	物理入门	44
9	小圣玛丽街	50
10	寒假	56
11	学习曲线	59
12	平淡的结局	66
13	生命的轮回	70
14	不完美的世界	74

Part Two

第二部分

15	西雅图不眠夜	80
16	陆地	87
17	天球	91
18	危险的活力	96
19	宇宙的扩张	102
20	维权运动	108
21	上进	114
22	智慧和无知	120
23	契诃夫的脚步声	127
24	冷风	135
25	协调	142
26	地平线	147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27 美国来信	156
28 成就	167
29 埋藏的宝藏	173
30 棋牌游戏	178
31 凯尔特森林	184
32 回眸	190
33 僵局	195
34 援助之手	201
35 意料之外	209
36 不和谐音	216
37 动乱	220
38 向星辰前进	228
39 恢复和谐	236
40 未完成的事业	242
41 离别	246

Part Fo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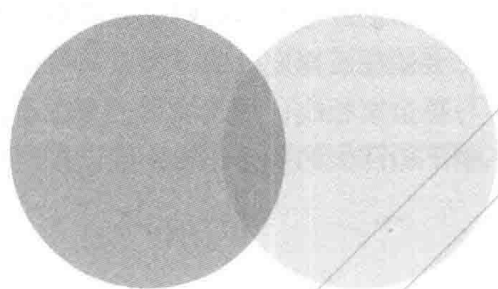
第四部分

42 黑暗的夜晚	252
43 命悬一线	258
44 责任的压力	264
45 叛变	271
46 在灰烬中重生	280
47 数学与音乐	287
48 极致	292
49 红女王	299
50 天堂愿景	305
51 回家	308
52 成名的代价	311
53 荣誉	317
54 荣誉随从勋章	323
55 最后的宣判日	327
56 沉重的现实	332
57 无效	337

结语
致谢

Part One

第一部分



1 飞翼

我与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故事开始于 1962 年的夏天。事实上，故事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十来年了，只是我自己不曾意识到。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 7 岁那年开始在圣奥尔本斯女子学校（St Albans）就学。有一小段时间，我总能见到这么一个男孩，蓬松的金棕色头发，总是坐在隔壁教室靠墙的位置。虽然这是一所女子学校，但也会收取部分男同学，我的兄弟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就在这里读小学。如果我们的老师有事没来给我们授课，我们一年级学生就会被迫和其他高年级学生挤同一间教室，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有机会看到那个蓬松头发的男孩。虽然我们未曾说话，但我的这些早期记忆是绝对可信的。史蒂芬后来也证实，他的确在那里念过一学期的书，之后才转到了几英里外的一所预备学校。

我对史蒂芬的妹妹们的记忆更加深刻，因为她们在圣奥尔本斯待的时间更长。玛丽（Mary）只比史蒂芬小 18 个月，她是两姐妹中的姐姐。我对她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刻：胖胖的身形、乱糟糟的打扮、习惯一人独处、一副恍恍惚惚的样子。她总是戴着一副又厚又老气沉沉的眼镜，遮住了她原本晶莹剔透的脸蛋。菲利帕（Philippa）是史蒂芬的小妹妹，她比史蒂芬小 5 岁。她梳着整齐的小辫子，圆圆的粉红的脸上生着一双清澈的眼睛。她总是神情紧张，容易激动。尽管学校在教学纪律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学生们对那些条件比较特殊的同学的态度还是非常苛刻。拥有一幢乡间别墅或乘坐劳斯莱斯来上学的特殊学生不在此列，像我这样的家里只有一辆老旧的“战前标准十（pre-war standard 10）”轿车的学生必然会受到同学们的耻笑。霍金家就更不用说了，像他们那样乘坐出租车来上学的同学更会沦为同学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和笑柄。当出租车开进学校时，霍金家的小孩们总会躺在后排座位的下面以避免被其他同学们看到而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与霍金家相比，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家里的老旧轿车可没有足够让我躺下的巨大的后排座椅空间以躲避同学们的视线。不久后，霍金家的两个

小女孩儿相继转学了。

我时常能看到她们的母亲，她是一个瘦小的女士。她总是站在我们学校附近的斑马线旁，等待着她最小的儿子爱德华（Edward）乘校车归来，爱德华在乡下的一所预备学校念书。我的弟弟在圣奥尔本斯上完初级班后也去爱德华在乡下的那所预备学校——艾尔斯福德屋（Aylesford House）——念书。那儿的男孩儿们总是穿着粉红色的夹克并戴着粉红色的帽子。那里是小男孩的天堂，尤其适合那些对学习没有兴趣的孩子，他们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游戏和露营，我的父亲曾经常在那里为他们演奏钢琴。8岁的爱德华虽然是霍金家收养的孩子，但他长得英俊且极具魅力。在我初识霍金一家的时候，爱德华和他们的生活还不算协调，我想大概是因为霍金家有在晚饭时围绕着饭桌读书的传统，而爱德华显然不是这种书虫类型的人。

黛安娜·金（Diana King），我在学校的一个好朋友，就亲身经历过霍金一家这种特殊的习惯。所以后来在听到我和史蒂芬订婚的消息时，她惊喊道：“喔！简（Jane）！你这是要嫁到一个非常疯狂的家庭里去呀！”正是黛安娜在1962年的那个夏天第一次把史蒂芬介绍给我认识的。那年期末考试后，我和黛安娜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吉莲（Gillian）正享受着期末舒适的闲暇时光。由于我父亲是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级官员，所以我可以在校园生活之外初涉成人世界。比如：参加下议院的晚餐、在某个炎热的晴天参加白金汉宫的花园聚会。黛安娜和吉莲在那个学期结束后就毕业了，而我则会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留校，接下来的那个秋天我将开始大学入学申请的准备。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已经收拾好了各自的行李，商量着戴上自己的草帽去镇上喝茶。路上，一个奇怪的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个年轻人，脸几乎全埋在棕色直发里，迈着奇怪的步伐，摇摇晃晃地朝与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左右摇晃着走路，完全没有发现我们3个女生的存在。在拘谨沉闷的圣奥尔本斯，这可不是常见的景象。吉莲和我惊讶地望着他，一旁的黛安娜则显得无动于衷。

“那是史蒂芬·霍金，我和他还约会过呢。”她对她的两位同伴解释道。

“你在开玩笑吧！”我们难以置信地笑着惊呼。

“我是认真的。他很奇怪，但也极其聪明。他是巴兹尔（黛安娜的哥哥）的朋友。他带我去看了剧院看戏。他曾参加过核裁军运动。”

这着实让我们吃惊不小。我们继续前行，不过接下来的旅程不再那么

吸引我。说不上为什么，我不断地想着刚才遇到的那个年轻人。或许是因为在我传统守旧的外表下总有一些不传统的新奇东西在吸引着我吧，又或许我在冥冥之中感到他和我会再次相遇。无论是为什么，总之那天我们偶遇的情形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夏天对于即将独立的年轻人来说如梦一般美好。但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却更像一场噩梦，因为我即将前往西班牙参加夏季班的学习。回到1962年，西班牙对于我们就像是尼泊尔对于今天的年轻人那样遥远、神秘，且充斥着冒险。过往18年的生活经历，使我坚信自己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学校的课程安排紧密，我们外国学生都寄居在寄宿家庭里。到了周末，我们就会被带到潘普洛纳旅游。我在那儿看了至今为止唯一一场现场观看的斗牛比赛，野蛮残暴同时又壮观迷人。我们也去了圣依纳爵的家乡罗耀拉（Loyola）。每一个在圣奥尔本斯念书的学生都已经把他写的祷告文读了又读且早已烂熟于心：

教诲我们吧，上帝，
让我们像你应得的那样去服侍你。
让我们去奉献，不计回报……

如果没有旅行计划，我们就会在海滩上度过下午时光，或者在港口旁的饭馆庆祝某个节日，在酒吧聆听乐队沙哑的音乐，对着烟火欢呼。我很快就交到了在我的圣奥尔本斯交际圈以外的新朋友，他们大多都是参加和我一样课程的其他学生。我喜欢与他们共同体验西班牙令人愉悦的异国风情，体验着远离家人，远离校园古板条例的那种成年人的独立感觉。

结束了西班牙夏季班的学习回到英国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新的旅程。我的父母为我的安全回归感到振奋，他们组织了一次前往卢森堡的家庭旅游。从我10岁那年的布列塔尼旅游开始，我的父亲一直有组织我们出行的习惯，他说这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在他热情的带动下，我们一家都成了旅游运动的先锋。在整个欧洲还没从战争创伤中完全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它的乡间小路上漫步了无数英里，我和父母一起拜访了欧洲的各个城市、教堂、艺术博物馆。一路上，我们学习历史、欣赏艺术，同时也享受生活——美酒、美食以及盛夏的阳光。战争纪念碑以及弗兰德斯战场的公墓与这一切记忆交织在一起。

回到校园的那个秋天，假期旅行的经历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信。我感觉自己就像破茧的蝴蝶，校园教育所能给我的自主与独立与我在旅途中获得的相比就如沧海一粟。那段时间电视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讽刺小品。我从中获取了一些灵感，便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为六年级的学生们创办了一个时装展。我的时装展特殊的地方在于，所有展出的时装都是由学校的校服改造的。时装展在整个学校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大厅外的楼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体育指导员，平时坚如磐石的米克尔·约翰（Meiklejohn）女士（我们都叫她米克），她充满男性特征的外表向来是我们学校正常秩序的保障，在那一天也忙得几乎中风。在喧嚣吵闹中没人听得到她的大吼大叫，被逼无奈，她只好拿出大喇叭来维持秩序。我只有在运动会、宠物展览以及一学期一度的教堂活动中看到过米克使用大喇叭。也只有那些时候，我们全校学生才会把圣奥尔本斯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我最初对那个学期的期望并非举办时装秀，而是计划用这个时间来申请大学。可惜我在学术方面的突进并不成功。无论我们对肯尼迪总统如何阿谀奉承，那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仍然严重地撼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安全感，那些强权国家拿着普通人的生命玩着危险的游戏，我们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跟随校长在学校聚会为和平祈祷时的场景，那时我想着菲尔德·马歇尔·蒙哥马利（Field Marshall Montgomery）将军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预言“10年之内会有核战争爆发”。核战争一旦爆发，留给我们的只剩下区区4分钟时间，所有人类文明将戛然而止，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我母亲当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就如同她一生中的无数其他言论一样平静睿智而充满哲理。她说：“如果她有生之年见证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她宁愿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被毁灭，也不愿忍受看到自己丈夫和儿子参加一场无法归来的战争的悲痛。”

然而，我却无心过多纠结于紧张的国际局势，此时的我正精心备战即将来临的“A”水准考试（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考试）并累得精疲力尽。在那个夏天尝到的自由味道也逐渐被麻木无趣的功课代替。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拒绝了我的入学申请的时候，我感到丢尽了脸。尤其是想到，从我6岁开始父亲就抱着希望我能进入剑桥念书的心愿，我就更感到难过。金特（Gent）老师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她觉察到了我的失望心情，语重心长地劝说我没被剑桥录取并不耻辱，被剑桥录取的许多男生并不比被剑桥拒绝的女生聪明。在那个年代，剑桥和牛津大学的男女录取比率差

不多是 10 : 1。她建议我去参加位于伦敦的韦斯特菲尔德学院 (Westfield College) 提供的面试。那是一所位于汉普斯特 (Hampsted) 的类格腾女子学院, 学院位置离剑桥大学不远。于是在 12 月的一个大冷天, 我坐上公交车从圣奥尔本斯出发前往 15 英里 (24 公里) 外的汉普斯特。

面试简直糟糕透了, 面试结束后我如释重负地跳上公交车回家。看着车窗外阴冷的飘雪, 我才稍微放松。西班牙语系的面试非常不顺利, 整个面试都在谈论 T.S. 艾略特 (T.S. Eliot), 而我对此基本上一无所知, 几乎是蒙混过关。结束了西班牙语系的面试后, 我又在校长办公室外排起长队。校长接待我的态度就像是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会面她的行政下属, 整个会面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把自己的头埋在高耸的文件里, 只是偶尔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我已被之前失败的面试弄得心烦意乱, 看到她的态度让我下定决心哪怕是丢掉这个入学机会我也要做什么引起她的注意。于是在她用她那空洞冷漠的声音问道“是什么促使你选择主修西班牙语而不是主修法语呢?”的时候, 我故意模仿着她的口气回答: “因为西班牙可比法国性感多了。”她抬起头看着我, 文件从她手里滑落。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韦斯特菲尔德学院最终录取了我。到了那年圣诞节, 我在西班牙之旅中获得的大部分乐观与热情都已消失殆尽。我参加了黛安娜和她的哥哥一起举办的新年聚会。我穿着墨绿色丝绸连衣裙, 将头发向后绾成一个蓬松的髻, 心里很害羞, 显得没有自信心。就在那里, 我看到他了。靠着墙站在角落里, 灯光照到他的侧面, 他一边在说着什么一边用修长的手指比画着。几缕头发垂落下来盖过了他的眼镜, 一套灰扑扑的黑色天鹅绒夹克, 系着红色天鹅绒蝴蝶结——史蒂芬·霍金——那个我在夏天看到的在街边摇摇晃晃的年轻人。

站在远离大多数人的地方, 他正在和一个牛津的朋友交谈着。他在谈论自己在剑桥大学已经开始的宇宙学研究, 他说他本希望可以在弗雷德·霍伊尔 (Fred Hoyle) 的门下学习。霍伊尔是当时很有名气的科学家, 曾经上过电视。但最终他的导师却是丹尼斯·夏玛 (Dennis Sciama)。史蒂芬说, 最初他以为未曾谋面的导师的名字念斯基尔玛, 等他到了剑桥, 才知道原来这个名字的正确读音是夏玛。史蒂芬说, 当他在夏天得知自己在牛津获得一等学位的成绩时非常高兴, 那时的我正在为了“A”水准考试忙得晕头转向。一等学位颁发给论文答辩最优秀的学生。学生发表论文, 展现出其卓越的才能, 然后就会有考官来对这些学生进行口试, 考官会根据考试结

果来判定学生应该获得一等学位、二等学位还是三等学位。三等学位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是挂科了。史蒂芬面无表情地告诉考官，如果考官给他一等学位，他就会选择转学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考官给他一个二等学位（得到二等学位的学生也可以获得在牛津读博士的机会），他就会待在牛津大学。按照史蒂芬的说法，最终考官给了他一个一等学位，让他去了剑桥。

史蒂芬接着继续给他的两位听众——他的牛津的朋友和我——介绍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说他早就意识到凭自己在牛津的学习情况获得一等学位的可能性非常低。他几乎没有去过导师的课堂。他还告诉我们关于他把一份作业撕毁并扔到导师的垃圾桶里的传说确有其事。因为担心自己的学术生涯走不长远，史蒂芬也申请了公务员考试并通过了初试进入了第二轮的正式公务员考试。这次考试的时间安排在学期期末考试之后举行。一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睡了个懒觉；醒来后有种异样的感觉。除了按例听《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整套磁带外，那天好像还有什么事没做。史蒂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直到几个小时后，他才想起那天是第二次公务员的考试日。

我站在那儿听他讲故事，被他独特的个性以及那非同寻常的幽默感深深吸引。他的故事能轻松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我特别喜欢听他在开玩笑后发出的笑声，他笑得那么厉害，常常笑到咳嗽，有时候我感觉他都快喘不过气了。在他的外表下，我看到了许多美好的品质。他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却又总能找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尽管带着羞涩，他仍然渴望着表达自己，我觉得我和他是多么的相似。但同时他又与我那么不同，他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并且毫不羞涩地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态度。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互相交换了姓名和住址，我并没指望着他会再联系我，只是悄悄许愿能再与他在街头擦身而过。那蓬松的头发与蝴蝶结是他自主独立灵魂的外在，再见面时我不会像上一次一样对它们发出惊叹。如果还有偶遇的机会，我会如黛安娜一样，穿过这些表象看到他的内心。

2 舞台

这次聚会后没几天，史蒂芬寄来了一张请柬邀请我参加1月8日的派对。请柬上的笔迹工整而漂亮。也许是自己写字功夫不够，我总是羡慕那些字迹工整的人。黛安娜也收到了请柬，她告诉我虽然请柬上没明说这个信息，但这个派对应该是史蒂芬的21岁生日聚会。她答应到时候带我一块儿去。要给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选礼物让人头疼，最后我决定送史蒂芬一张唱片代金券。

史蒂芬家住圣奥尔本斯镇的希尔赛德街，他们家的房子可谓节俭的典范。当然，在那个年代节约是主流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都是节约。我们珍惜每一分钱，我们买东西都会讲价，杜绝没有必要的浪费。希尔赛德街14号，这是一栋建于19世纪初的一座三层红砖大宅子，这就是史蒂芬的家了。这老宅子没有任何现代装饰的痕迹，没有如今广为使用的中央供暖，也没有覆盖整个地板的地毯。它独特守旧的设计却散发着自然的魅力。凌乱的树篱后面是破旧的正墙，一家四个孩子都在上面留下了童年的印记。紫藤悬挂在老旧的玻璃门廊上，前门上镶嵌的五彩玻璃也大部分脱落。我们按了门铃，在长长地等待之后，那个以前站在斑马线旁等待自己儿子放学的女人为我们打开了门。我也是那时才得知史蒂芬母亲的名字——伊莎贝尔·霍金（Isobel Hawking）。在她身旁是那个有着深色卷发和迷人蓝眼睛的可爱小男孩。在他们身后，借着一只灯泡的亮光，我看见了黄色瓷砖铺设的走廊和几件家具，其中有一座落地大钟和威廉·莫里斯牌墙纸。

渐渐地，霍金家的其他成员陆续来到客厅欢迎客人，我发现原来他们家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我很熟悉史蒂芬的母亲，因为她经常站在路口等孩子。史蒂芬的弟弟爱德华，显然就是那位戴着粉红帽子的小男孩。史蒂芬的两个妹妹玛丽和菲利帕，是我在学校的同学。还有他的父亲弗兰克·霍金（Frank Hawking），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他曾经来我们家帮忙移走

花园里的蜂窝，当时我和弟弟克里斯都渴望大饱眼福，但被他严厉地赶走了。弗兰克不仅是整个圣奥尔本斯唯一的养蜂人，他也是这里少数拥有雪橇的人之一。到了冬天，他会从山上滑着雪橇而下，路过我们家前往高尔夫球场。我们家会在夏季去那个高尔夫球场野餐并采集风信子。在霍金家客厅里的感觉就像是身处一个拼图游戏，我认识他们每个人，但从未想过他们是一家人。是的，还有一名家庭成员我也非常熟悉——阿格尼丝·沃克（Agnes Walker）。她是史蒂芬的外婆，她来自苏格兰。每逢这样的聚会她都会从阁楼上下来参加。史蒂芬的这位外婆因为在钢琴上的造诣在圣奥尔本斯可算是远近闻名。她每月都会在市政大厅与我们著名的民族舞领舞莫里·杜·凯恩（Molly Du Cane）进行一次公演。

跳舞和网球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社交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结识了来自各个学校的拥有不同背景的朋友。放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一块儿玩乐：星球六的早上一起喝咖啡、晚上一起打网球；夏天在网球俱乐部举办派对；冬天则参加交际舞以及民族舞的学习班。虽然学习班里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母亲辈的老人，但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尴尬。在课堂上我们分开，各自跳各自的舞。在舞蹈班上我们的小团体里经常会有些小情小爱产生，如果哪位男生和班上的某个女生好上了，他们就会立刻成为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通常这些浪漫的故事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我们都是友好且容易相处的年轻人，我们在集体中享受着不同于繁重日常生活的轻松与简单。在莫里·杜·凯恩热情的领导下，整个班级都很团结，且始终给我一种无忧无虑的感觉。当我们的领舞凯恩女士和史蒂芬的外婆阿格尼丝一同表演的时候，凯恩会指挥着整个团体舞蹈，而阿格尼丝则用她灵活的手指弹奏出令人愉悦的配乐。她演奏时显得威严又自信，她会以一种冷峻的眼神扫视所有的舞者。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我们竟能在霍金家的生日派对上相遇。

参加这个派对的有史蒂芬的各色亲戚和朋友。部分朋友是史蒂芬在牛津读书时认识的，但更多的是来自他在圣奥尔本斯高中时期的同学，他们大多数都成功地在1959年考上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高中时期，史蒂芬的年纪就小于同级的同学。到了大学，比他大好几岁的同学就更多了。史蒂芬在剑桥读本科时，他的同学们在年纪上大他很多，因为他们大多在进大学前服过兵役，而到史蒂芬这一届的时候服兵役的政策被取消了。后来据史蒂芬的自述，正是年龄差异的问题导致他在剑桥没有太好的表现。

我能看出史蒂芬和中学时代的同学们的友谊深于剑桥认识的朋友。到